

名家析名著丛书

莫泊桑

名作欣赏

主编 柳鸣九



中国和平出版社

· 名家析名著丛书 ·

莫泊桑 名作欣赏

柳鸣九 主编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名作欣赏/柳鸣九主编

—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2

(名家析名著丛书)

ISBN 7-80101-383-2(精)

ISBN 7-80101-401-4(平)

I. 莫…

I. 柳…

II. 小说-鉴赏-法国-近代

IV. I565.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5740号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民旺甲19号 100013)

河北国安印刷厂印刷

1995年2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2次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350千字

ISBN 7-80101-692-0/I·98 定价: 32.50元

撰稿者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何西来
罗新璋
赵园
高慧勤

陈九瑛
张炯
钱中文
蒋承俊

吴岳添
柳鸣九
钱满素

周霞
施康强
高中甫

他只活了四十三岁，却留下了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与六部长篇小说，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是以带病之躯进行写作的，这已经是可令人惊叹的了，何况，一两个世纪以来，他的小说创作一直保持着不朽的艺术魅力，他在短篇小说方面的巨大成就，使他赢得了“短篇小说之王”的美名，他的长篇小说也拥有亿万读者，并不断被改编成电影，风靡全球。

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莫泊桑。

—

莫泊桑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他中短篇小说的成就所奠定的，他把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莫泊桑的中短篇所描绘的生活面极为广泛，实际上构成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社会一幅全面的风俗画。在他的作品里，社会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如普法战争的溃败、上流社会的喜厌游乐、资产者沙龙里的聚会、官僚机构里的例事、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日常生活、外省小镇上的情景、农民的劳动与生活、宗教仪式与典礼、酒馆妓院里的喧闹，等等，无不都有形象的描绘；

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物，从上层的贵族、官僚、企业家到中间阶层的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小业主到下层的工人、农民、流浪汉以至乞丐、妓女，都得到了鲜明的勾划；法国广阔天地里，从巴黎闹市到外省城镇到偏远乡村、蛮荒山野的风貌人情，也都有生动的写照。在广阔的艺术视野与广阔的取材面上，莫泊桑的短篇显然超过了过去的梅里美与同时代的都德，而在他广泛的描写中，又有着三个突出的重点，即普法战争、巴黎的小公务员生活与诺曼底地区乡镇的风光与轶事。

由于莫泊桑亲身参加过普法战争，他在当代作家中就成了这一历史事件最有资格的描述者，他在战争中的所见所闻是那样丰富，而他的体验感受又是那么深切，因此，他在整个创作历程中，始终执着于普法战争的题材，写出了一批以战争为内容的短篇，毫无疑问，他是对这场战争描绘得最多的法国作家，可以说，这一历史事件由于有了莫泊桑才在法国文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莫泊桑关于普法战争的主要短篇有：《羊脂球》、《菲菲小姐》、《女疯子》、《两个朋友》、《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米隆老爹》、《一场决斗》、《索瓦热老婆婆》、《俘虏》等。

在法国文学中，莫泊桑是公务员、小职员这一个小资产者阶层最出色的表现者，甚至可以说他是这个阶层在文学上的代表，他自己长期是这个阶层的一员，熟悉这个阶层的一切，他以一系列短篇对它的生活状况、生存条件、思想感情、精神状态作了多方面的描写，使法国文学中多展现出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图景，他在这方面出色的短篇有：《一个巴黎市民的星期天》、《一家人》、《骑马》、《珠宝》、《我的叔叔于勒》、《勋章到手了》、《保护人》、《伞》、《项链》、《遗产》、《散步》等。

在生活的描绘面上，莫泊桑对法国文学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某些作家主要以巴黎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倾向，而更多地把诺曼底地区城镇乡村五光十色的生活带进了法国文学，由于有了莫泊桑，法国北部这个滨海地区的自然风光、人情世态、风俗习惯，都得到了十分精彩的描绘。莫泊桑关于诺曼底题材的短篇为数甚多，主要有《一个女雇工的故事》、《泰利埃公馆》、《瞎子》、《真实的故事》、《皮埃罗》、《一个诺曼底人》、《在乡下》、《一次政变》、《绳子》、《老人》、《洗礼》、《穷鬼》、《小酒桶》、《归来》、《图瓦》等等。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社会生活外，莫泊桑的中短篇还有一些其他的题材，还比较集中地描写过一些其他方面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反映妓女悲惨生活的有《衣柜》与《港口》等；反映上层社会人士荒唐放荡所造成的恶果的，有《一个儿子》与《橄榄园》等；反映上流社会冷酷家庭关系的有《旅途上》与《遗嘱》；此外，还有揭露唯利是图的病态社会现象的《怪胎之母》，歌颂劳动人民善良忠诚品质的《西蒙的爸爸》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题材的丰富与社会视野的广阔。

二

莫泊桑在自己的短篇里，总是满足于叙述故事、呈现图景、刻画性格，而很少对生活进行深入的思想，很少通过形象描绘去探讨一些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的课题，追求作品丰富的思想性。而且，他也并不是一个以思想见长的作家，在现实生活里，他是一个思想境界并不高的公务员，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并不深刻丰富，因此，他的短篇从来都不具有隽永的哲理或深邃的含义，他在其中所要表现的思想往往是显露而浅明的。

莫泊桑在短篇小说中，几乎很少接触历史的、政治的问题，但

他作为普法战争的参加者，却对这一场民族灾难有严正的思考，他在短篇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与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和平主义思想，可算是他作品中最严肃、最认真的政治社会思想，是他创作中所发散出来的一束最炽热的精神火花。

莫泊桑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集中体现在他对侵略者强烈的憎恨上。他多篇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中，鲜明的形象描绘里都渗透着这种憎恨，表露着他对侵略军残暴本质的认识，与对侵略者的憎恨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莫泊桑强烈的反战思想。

战争是如何爆发的？战争的本质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莫泊桑表明了他可贵的民主主义的认识。普法战争本来是拿破仑第三与普鲁士争夺欧洲霸权而发动的，莫泊桑清醒地看到了这场战争本来只是两个国家统治集团的事，它后来的发展才把法兰西民族卷了进去，在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法国人民，他在自己的短篇中，以明确的语言表述了他的认识：“卑贱的人贫困，任何新的负担都压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付的代价最高，他们人数多，所以成批的被屠杀，成了真正的炮灰，总之，他们最弱小，最缺乏抵抗力，所以他们遭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最深重。他们不能理解那种战争的狂热，那种容易激发的荣誉观念以及那些在六个月里把一胜一负的两个国家都同样耗干了的所谓政治手段”（《索瓦热老婆婆》）。正因为普通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他们才在民族危亡关头满怀义愤与坚毅投入了维护民族的利益与尊严、抗击侵略者、占领者的英勇斗争，在斗争中奋不顾身，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莫泊桑对此深有所感，他有意识地要表现出普通人民才是真正抗敌的力量，才是真正体现了法兰西尊严的象征，在他的短篇里，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抗敌英雄与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物，莫不都是下层的民众：乡下的庄稼人、老太太、劳动妇女、巴黎小市民以至卢昂的妓女。

莫泊桑在歌颂与赞美下层民众爱国主义的精神与行动的同时，无情地撕下有产者、上流人的“爱国”的外衣，暴露出他们卑劣无耻的原形。他在《羊脂球》中，有意地安排葡萄酒巨商乌先生夫妇、棉纺业大老板卡雷-拉东先生夫妇、姓氏高贵的贵族甘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以及两个修女。让他们代表着上流社会与正派的有身份的人士，处处把他们和一个被视为下贱人的妓女加以对照，明确揭示出在国家民族被奴役被侮辱的时刻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与情操，使他的作品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民主主义思想的高度。在另外一些小说里，莫泊桑还以下层人民在抗敌斗争中真正的英雄主义行为对照出那些由城市有产者掌握控制的民团的虚张声势、谎报军功，混水摸鱼，谋取私利。

莫泊桑短篇小说在思想性上另一值得肯定的价值，是对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批判与讽刺。他揭露得较多的是资产者的道德沦丧、生活放荡，在他笔下，嫖客的队伍是由船主、商人、法官这些体面人物组成的，他们个个丑态百出，而社会上的一些私生子，包括娼妓的私生子以及来历不明的穷汉、无赖。很多都是“我们所有这些所谓的上流人愉快的聚餐、狂欢的夜晚、饱暖的肉体驱使我们去寻花问柳的那些时刻的产物”（《一个儿子》），他小说中的人物。地位尊贵的上议员与法兰西学院院士，就公然把上等人的放荡无行、任意糟蹋妇女视为自然的事。厚颜无耻地承认“在十八岁到四十岁这段时期，如把那些短暂的遇合，一小时的接触计算在内，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和两三百个女人有过亲密关系”（同上）。并且公然宣称，损人缺德、不负责任、“抛弃孩子不管”、“正是我们优越的地方”。莫泊桑还善于戳穿资产者道貌岸然的假面目，展示出其内心的肮脏，即使对上流社会的女人也不留情，他指出，“上流社会的妇女披在身上的那层薄薄的廉耻心，只

能掩盖外表，她们遭到猥亵下流的意外事故，却也止不住心花怒放，骨子里竟觉得异常开心解闷，简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羊脂球》）。此外，莫泊桑的短篇还比较多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冷酷，这种冷酷有时是表现为漠然与隔阂的关系，有些家庭成员“甚至对亲人来说，也像外人一样，一直是陌生的，他们的死也不会在家里留下任何空白，造成任何损失”（《在一个春天晚上》）。有时这种冷酷则演化为深刻的仇恨与尖锐的矛盾，《遗嘱》中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一例。

莫泊桑短篇小说思想性的另一颇具特色的内容，是对小人物、公务员、雇员的人道主义的同情，由于莫泊桑本人就是公务员行列中的一员，他对小公务员人物虽不乏讽刺与嘲笑，但基本上抱怜悯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公务员实际上过着一种监牢的生活，他们每天早晨上班“走的是相同的路，在相同的时刻，相同的地点看见相同的赶着去办公的人，每天晚上，循着相同的路线回家，又遇着那些他亲眼看着苍老下去的相同的脸”（《一家人》）。在他的笔下，他们的工作内容机械刻板，长期不间断的伏案苦役使他们的身体有时还不免变异，不是“一只肩膀略微显得有点高”，就是手的关节有点畸形，或者落下了慢性病。更较深刻的是，莫泊桑看到了这种基本生存条件给他们的生活与精神造成的变异并以形象的描绘加以表现，他们有的人整个一辈子都被这种单调刻板的生活消蚀掉，一生之中“没有重大事件，没有感情波动，也没有希望”，丧失了人生活的意义与人的自然本能，最后，漫长的人生竟是如此的贫乏：“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个回忆、连个不幸的回忆也没有留下”（《散步》）；有的人被闭塞在自己狭小的环境里，对广大丰富的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即使生活在巴黎，但“他对巴黎并不比一个每天由狗领到同一屋檐下讨饭的瞎子了解得更多。”（《一家人》）；有的人长期在上司的淫威下养成了对上司长

官拜物教，以致“他的那种见了人就局促不安的样子、低声下气的态度与神经质的口吃，就是这种经常不断的恐惧心理造成的”（同上）；有的甘愿受统治阶级、国家机器的价值标准的奴役，为了追求官方赐给的荣誉，得到某种勋章，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妻子的肉体。莫泊桑从人的自然正常的生活的观念出发，写出了行政牢房在人身上造成的扭曲与异化，并寄与同情，这使他的短篇具有了人道主义的色彩。

整个说来，莫泊桑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并不深刻，意境并不深远，在战争问题上，在社会现实问题上，他的思想水平并没有超过一个对普法战争有纯正认识的爱国者的水平，一个具有清醒的常理常情的公务员的水平。当然，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又不可能是单纯的，这也反映在他的短篇中，一方面，他对劳动人民有着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描写下层人群中的人性恶，如欺侮西蒙的一群乡下小孩（《西蒙的爸爸》）、虐待瞎子与流浪汉的乡下人（《瞎子》、《流浪汉》等）；他一方面对纯洁忠贞的爱情作过赞颂（《幸福》、《月色》），另一方面他又乐于描写肉欲淫乱的故事（《保尔的女人》、《一次郊游》）；一方面他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民主党有过辛辣的讽刺（《一次政变》、《羊脂球》），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在字里行间对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加以丑化（《一家人》、《遗产》）；一方面他在小说里表现了清晰显明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有的小说则有神秘主义情绪与精神变态的迹象（《他是谁》、《奥尔拉》、《在河上》）。他短篇中所有这些消极因素，反映了莫泊桑本人的另一个方面，即他作为一个世俗平庸、沾有放荡的恶习、精神不甚健康的公务员的那个方面，此外，有些短篇，因为莫泊桑在其中只满足于讲故事，所以又不免有客观主义的倾向。

三

逼真、自然，是莫泊桑在短篇小说创作中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他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重要标志。较之于十九世纪前期巴尔扎克、斯丹达与梅里美，莫泊桑的短篇已经脱离了任何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更抛弃了传奇小说的一切手法。在选材上，莫泊桑对特殊的奇特的事件不感兴趣，他的短篇都以日常生活的故事或图景为内容，都平淡准确得像实际的现实生活一样，没有人工的编排与臆造的戏剧性，不以惊心动魄的开端或令人拍案叫绝的收煞取胜，而是以一种真实自然的叙述艺术与描写艺术吸引人。在描述中，莫泊桑甚至不用情节作为短篇的支架与线路，更力戒曲折离奇的效果，他总以十分纤细、十分隐蔽、几乎看不见的线索将一些可信的小事巧妙地串连起来，聪明而不着痕迹地利用最恰当的结构上的组合，把主要者突出出来并导向结局。以他的名篇《一家人》而论，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言，所写的只是一个公务员家庭里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晚上所发生的日常生活，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生活现实，而且所有这些细节写得生动真切，富有情趣，具有可读性的艺术魅力。其他如《在一个春天晚上》、《泰利埃公馆》、《在河上》等，都属于这一类型。莫泊桑所有这些作品实际上已形成了情节淡化与生活图景自然化的倾向，现代小说艺术的一个特点，在他这里已露端倪。

在对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不追求色彩浓重的形象、表情夸张的面目、惊天动地的生平与难以置信的遭遇，而致力于描写“处于常态的感情、灵魂和理智的发展”（《论小说》），表现人物内心的真实与本性的自然。他的途径一般不是由他自己来作详尽的心理分析，也不是钻进人物的内心进行心理描述，而是通过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与在一定境况情势下必然有的最合情

理的行动、举止、反应、表情，来揭示出其内在心理与性格真实。他描写人物性格极为出色的一系列名篇如《一个诺曼底人》、《皮埃罗》、《羊脂球》等，都莫不具有这种特点。在莫泊桑的短篇里，也曾出现过一些不平凡的、有英雄行为的人物，如米隆老爹、索瓦热老婆婆、莫里索先生与商索瓦先生、农妇贝蒂娜等，另外，还有一些具有高尚品格的人物，如《西蒙的爸爸》中的铁匠菲列普、《幸福》中为了爱情抛弃荣华富贵的苏姗娜等，在对这些正面人物的描绘上，莫泊桑从不给他们加上神圣的光圈，从不赋与他们格外高大的身材、格外堂皇的形貌，而力图把他们描绘得像普通人一样平凡自然，有时还让他们在形貌上比一般人更不起眼，甚至更丑陋，有时则又并不回避指出这些人物身上的可笑之处与缺点过错，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人物既像普通的人、又是并不多见、难能可贵的普通人，既像平凡的人，又是有着非凡特点的平凡人。莫泊桑短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的现实主义艺术，总起来说，就是人物形象的自然化与英雄人物的平凡化，这两个特点使他不是与过去的小说艺术，而是与他之后的现代小说的写实艺术联系了起来。

莫泊桑力求逼真自然的写实方法是与他的现实主义典型化的艺术思想不可分的，他严格地把“逼真”与“真实”区分开来，他摒弃照相式的真实，而致力于“把比现实本身更完全、更动人、更确切的图景表现出来”，他善于在那些粗糙、混杂、零散、琐碎的日常生活现象中进行选择，舍去所有一切对他的主题没有用的东西，采用其中最具有特征的细节，以“突出表现那些被迟钝的观察者所忽视的、然而对作品有重要意义和整体价值的一切”（《论小说》）。在这一方面，莫泊桑与自然主义的实录性的写作方法有所不同，从而避免了这种方法所必然带来的繁琐、拖沓的文风。事实上，在他的短篇中。典型化的场面、图景与细节几乎处

处可见。

莫泊桑艺术描写的逼真自然与他作品中形象的鲜明，首先来自他观察的广泛、深刻与独具见地。他在长期的习艺过程里，从老师福楼拜那里接受了这样的教导：“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聚精会神地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见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为了要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与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他的树、其他的不大相同的特点的时候”（《论小说》）。莫泊桑把这称之为“作家获得独创性的方法”。正因为莫泊桑所认定的独创性，“是思维、观察、理解和判断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并且他在福楼拜的指导下长期进行了这种锻炼与实践，培养了他以“一种为自己所特有而又是从他深刻慎重的观察中综合得出来的方式来观察宇宙万物、事件和人”的才能，所以，在他的短篇中，不论现实题材、形象图景、生活场面还是人物性格，都莫不别开生面、丰富多采、各具特色、绝不雷同，更不落俗套或陷于程式化，总之，如他自己所追求的那样，是“充满个性的人世假象”。

在表现形式上，莫泊桑是炉火纯青的技艺的掌握者，他不拘成法，不恪守某种既定的规则，而是自由自在地运用各种方式与手法。在描述对象上，有时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时是事件的某个片断，有时是某个图景，有时是一段心理活动与精神状态，既有故事性强的，也有情节淡化的甚至根本没有情节的，既有人物众多的，也有人物单一的，甚至还有根本没有人物的；在描述的时序上，有顺叙，有倒叙，有插叙，有目前与过去两重时间的交叉；在描述的角度上，有客观描述的，也有主观描述的，有时描述者与事件保持了时空的距离，有时描述者则又是事件的参加者，有时描述者有明确的身份，有时则又身份不明。在莫泊桑的短篇

里，描述方法的多样化与富于变化，无疑是他以前的短篇小说作家所不具有的，他大大丰富了短篇小说的描述方式，提高了叙述艺术的水平，为后来的短篇小说创作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如果说莫泊桑在技法上是不拘成法、绝对自由的话，那末，他在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面前，却是一个忠实的服从者。他深知短篇小说创作最基本的要求，是在短小的篇幅中表现尽可能丰富的生活内容，为此，他服从艺术规律而力求他的短篇以小见大，以一当十。要达到这个艺术境界，除了题材、图景与人物的典型化外，最重要的就是艺术上的锤炼，这正是莫泊桑长期在福楼拜指导下刻苦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福楼拜曾向他提出过这样严格的要求：“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火车站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是不一样的”，莫泊桑终于掌握了这种高超的技艺，使他的短篇成为了以小见大、言简意赅、高度精炼的艺术典范。在他的小说里，以短小的篇幅、少量的文字、完整地、准确地、鲜明地表现一种现实、一个事件、一种性格、一种状态的范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莫泊桑的简练并不等于粗略。善于以白描的笔法进行勾划是他的特长，而以丰富鲜明的色彩进行细致的描绘，亦是他才能之所在，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往往绘制出极为精细入微的图景：为了揭露那些有身份的上等人的饶嘴、自私与厚颜，他把羊脂球那一篮引起他们心动的食物描写得似乎能闻其香、能见其色、能品尝其味；为了给普鲁士人留下一幅讽刺性的画像，他如此细致地描写了军官嘴上两撇典型的普鲁士式的胡子。甚至让读者看到了“胡子尖上只剩了一根金黄色的细丝”。

莫泊桑是法国文学史中的语言大师之一。他摒弃珍奇的辞藻，使用最规范的语言，追求“一个字用得其所的力量”，他的文学语言清晰、简洁、准确、生动，像一池透明的清水。他的语言不仅

与他精练的叙述方式、简明的白描手法相得益彰，巧合天成，而且，在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上也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正是以这种优美的语言，莫泊桑对诺曼底的山川平野、小镇情貌、田舍风光、渔家景象与巴黎街景以及晦明朝暮的自然景色，进行了卓越的描绘，留下了一幅幅构图清爽、色彩鲜明的画面，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

总起来说，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创作体现了一整套完整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这既是对以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以往现实主义传统的补充与丰富。应该指出，莫泊桑虽然基本上恪守严格的写真实的原则，但也并不放弃对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的追求，他有时在细节上加以浪漫主义的夸张，如在《珠宝》中，主人公丧妻后竟然那么失望，以致“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头发全都变白了”；他有时着力渲染神秘主义的气氛，如在《在河上》中对人物在夜间无名恐怖心理的描写；他有时更追求怪诞的效果，如在《他是谁》中的种种不可理解的细节。

当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较之传统的现实主义，还有一种更为引人注意的新添成分，即自然主义的成分。尽管莫泊桑自己否认是自然主义作家，但由于他处于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兴盛的时代，出自自然主义文学的圈子，深受这种思潮的熏陶，他的写实艺术自然就带上了自然主义的特点。这种特点表现在他的小说中的，主要是他对人的生理本能、对人的“肉体”与“肉欲”的观察与表现。在《一次郊游》与《保尔的女人》里，推动人物行动的实际是对肉欲的或隐密或露骨的追求，作者把人物的行动与故事情节都建立在这种性的生理本能的基础上。同样，在《一个女雇工的故事》中，不仅人物盲目的性本能是具体情节发生发展的原委与契机，而且构成整篇小说的基本矛盾、并决定人物的情绪、感情以及人物之间关系变化的，是人对生育后代的本能渴求，女雇

工与农庄主人的矛盾由此而来，矛盾的解决也系决于此。把生理的动因写得如此明显突出，这是自然主义给文学带来的一个变化，也正因为莫泊桑对“肉”有了某种关注并企图把它带进文学，所以，在他的风景描写中甚至也出现了这样的文句：“世界上有许多美丽的角落，给我们的眼睛带来一种肉感美，使你不由得要用肉体的爱去爱它们”（《索瓦热老婆婆》），而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自然主义特点，在他的长篇小说里则有更多的表现。

四

莫泊桑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他的六部长篇是《一生》、《漂亮朋友》、《温泉》、《皮埃尔与若望》、《如死一般强》、《我们的心》，其中以《一生》与《漂亮朋友》最为出色。

《一生》是一部妇女题材的小说，写一个贵族妇女不断幻灭、不断失意的一生，小说细腻地刻划了她在人生历程各个阶段的内心状态，使小说成为《包法利夫人》之后以婚姻家庭问题为内容的妇女心理描写的又一力作。《漂亮朋友》是莫泊桑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开掘了一个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带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即在人欲横流的现实中，青年人是如何变成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野心家，主人公杜洛华就是这种青年野心家的典型，小说在描写这个人物卑劣发迹史的同时，对法国十九世纪后期的上层社会有广泛的涉触，其尖锐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构成了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温泉》以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私情故事为题材，其可取之处是以写实的笔法生动地呈现了旅游疗养地区的面貌，在法国文学的风俗描绘中别开生面。《皮埃尔与若望》、《如死一般强》与《我们的心》，都主要致力于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可划归心理小说之类。《皮埃尔与若望》具有严肃的伦理内